



兰斯基（左二）在学院教授重奏课。中提琴系大三学生曹润（右一）认为兰斯基教学具魅力。（谢智扬摄）

国立杨秀桃音乐学院院长兰斯基教授，将于今年7月卸任。记者访问兰斯基时，感觉他更像一位哲学家，音乐是他与真理对话的语言。

兰斯基的学生，目前读中提琴演奏的学生曹润说：“教授的课不会让你在一个小时内提高技术水平，却可以瞬间把声音的质量提升一个档次，让乐手也感到不可思议，这就是他的魅力。”

# 像哲学家的音乐家

兰斯基是英国第一批获钢琴演奏硕士学位的学生之一。（谢智扬摄）

访杨秀桃音乐学院院长伯纳德·兰斯基 Bernard Lansky

张鹤杨 / 报道

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秀桃音乐学院，是本地第一所大学级别的音乐教育机构，自2003年成立以来，已为本地和世界舞台培养近700名音乐人才，专业涵盖演奏、作曲、指挥、录音等综合领域。

2006年加入杨秀桃音乐学院的院长伯纳德·兰斯基（Bernard Lansky）教授，在创院初期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指引方向，更在14年里见证并参与每一名校友的成长，以院长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目送他们扬起人生的风帆。

今年7月，兰斯基即将回到家乡澳大利亚的昆士兰音乐学院任教。在他卸任前，《联合早报》专访这位资深的音乐教育家，并透过这位创校初期的灵魂人物，深入了解本地最高音乐学府的成长与蜕变。

## 设立演奏学位的推动者

1960年出生于澳洲凯恩斯（Cairns）的兰斯基自幼学习钢琴，虽然青少年时代曾出过对音乐的热爱，下足苦功练琴并在教堂演奏管风琴，却与许多从小立志成为演奏家的人物不同，兰斯基几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职业音乐家，他回忆说：“高中毕业时我的功课很好，已经一脚迈入医学院。在最后一关，我还是选择修读音乐。”

兰斯基记得，音乐启蒙约在四五岁，是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和萧邦的钢琴作品打动他。他说：“虽然那个时候不懂事，却深深感受音乐的魅力，仿佛是通往永恒和内心精神世界的桥梁。”

的确，在与兰斯基对话中，记者感觉他更像一位哲学家，音乐是他与真理对话的语言。他热爱阅读和写文章，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大学高年级时担任“道德与政治哲学”课助教。

从昆士兰大学钢琴演奏专业并辅修哲学和数学毕业后，21岁的兰斯基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，前往巴黎的Schola Cantorum进修钢琴演奏。在那所专注于欧洲古乐研究的学校里，兰斯基再次通过音乐与古希腊哲学对话。一年后，他回澳洲担任一所公立中学的音乐科主任，并以希腊史诗《奥德赛》的历史背景，创作一部音乐剧，供学生排演。

两年后，24岁的兰斯基再度负笈英伦，就读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，并在1987年成为英国第一批获得钢琴演奏硕士学位的六名学生之一。他说：“在1980年代的英国，修读器乐演奏专业的学生多数拿文凭而非学位。教育界普遍认为演奏非一门学术，演奏专业的学生大多不具备以论文做学术讨论的能力，因此极少数人才能获得学位。当时甚至有学者发表一篇名为《学位的贬值》的论文，认为如果演奏科的学生可以获得学位，学位的价值会被轻视。”

1992年，已经在伦敦市政厅音乐



兰斯基大学主修钢琴、辅修哲学和数学，是一位不辍思考的音乐家。（龙国雄摄）



青年指挥家黄佳俊认为兰斯基是他指挥生涯起步的贵人之一。（档案照）

及戏剧学校（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，以下简称市政厅学校）任教的兰斯基，写下万字论文《学位的价值》驳斥那篇傲慢的论述，在哲学的层面解剖演奏的学术价值，并探讨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建立演奏科的学位制度。

打下理论基础后，1993年市政厅学校正式为演奏科学生颁发学位。再一年，兰斯基升任为市政厅学校音乐学院的副院长，直至2006年来新加坡任教。

## 打造多元文化顶尖音乐学府

兰斯基与杨秀桃音乐学院的结缘，与大提琴家秦立巍有关。

2004年，秦立巍在市政厅学校修读硕士学位时，两人曾有一段师生缘。当时秦立巍已是世界乐坛炙手可热的新星，兰斯基有意邀请秦立巍留在市政厅学校任教，秦立巍当时已经答应来杨秀桃音乐学院任教。

一年后，杨秀桃音乐学院招聘副院长，秦立巍马上就想到了兰斯基。秦立巍说：“无论从资历还是才干，他都是最适合的人选，而且他的父母一直住在澳洲，离英国太远了。”

兰斯基则是看到秦立巍在这一年里的成长，尤其是对音乐教育有更深刻的见解。“我因此对这座新加坡的学校产生兴趣。”他说：“这里的学生人数相

较于市政厅学校更理想，我可以花更多时间跟学生在一起。”

在本地任教的十几年里，兰斯基作为院长一直亲自授课，在室内乐课上发挥他作为音乐家和思想家双重身份的魅力。目前在读中提琴演奏专业的大三学生曹润说：“兰斯基教授的课不会让你在一个小时内提高技术水平，却可以瞬间把声音的质量提升一个档次，让乐手也感到不可思议，这就是他的魅力。”

兰斯基说，杨秀桃音乐学院给他的第一印象是，学生扎实的演奏水平。打动他的，是这座学府无限的潜力。

“放眼亚洲著名的音乐学府，几乎都面向本国招生，比如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，日本的东京艺术大学和桐朋学园大学等。”他说：“新加坡是东南亚的经济中心，在这个区域不仅有6.5亿人口，更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，让我看到巨大的发展潜力。”

兰斯基认为，音乐的本质在于建立

也应该给予充分的学习机会。”

他说，学院最受欢迎的一门选修课是“音乐表演心理学”，这既是一门人文课，对于想要成为演奏家的学生来说，也是非常实用的一门课。

2011届作曲系毕业生，现任德国纽伦堡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黄佳俊在入学的时候，学院还没有指挥专业，但兰斯基依然在最大程度上为他提供机会。

黄佳俊说：“2007年我进入杨秀桃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开始，就对老师和院长表明我的志向在指挥。当时大多数的老师都不看好，兰斯基是少数支持我的人，并且为我提供实践的机会。”

那年9月，市政厅学校著名的小提琴教授大卫·竹野（David Takeno）来杨秀桃音乐学院举办大师班，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学生，这名学生即将在伦敦登台与乐团合作演奏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。兰斯基看到这个机会，向黄佳俊建议：“为什么不借此机会组织一个



大提琴家秦立巍（左）是促成兰斯基来杨秀桃音乐学院任教的关键人物之一。（档案照）

人与世界的连接。一个优秀的音乐家要对周遭的世界保持敏感，对台上的伙伴和台下的观众有共情力，要忠于自己的内心，并且把自己内在的声音，转化成有意义的表达。多元文化的碰撞，可以让这次安排对于独奏、指挥和乐队协奏的学生来说，都是难得的机会。从那以后，黄佳俊几乎每个周末都和这个乐团排练，为他日后在指挥事业上的腾飞，打下不可或缺的基础。

黄佳俊说：“兰斯基是个热心帮助学生的老师。重要的是，他会把握分寸，不会过度地干涉以致我失去从实践中学习的机会。”

## 因材施教的教学路径

面对来自不同教育系统和文化背景的学生，兰斯基意识到学院应该根据学生的条件和志向，提供灵活自由的教学路径。

譬如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出身于音乐学院的附中，演奏技术过硬；本地学生多是来自初级学院的主流教育背景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强。

他说：“在美国的音乐学院制度中，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，都要必修三年的乐理和两年的音乐史。虽然这是出于好意，但我认为一心专注于演奏的学生，不该被人文学科牵扯过多的精力，同样，对于人文学科抱有热忱的学生，

## 向社会敞开音乐的大门

从去年开始，杨秀桃音乐学院在技能创前程（SkillsFuture）计划下，向社会人士开放一系列本校的选修课，作为持续教育与培训课程（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，简称CET），提升国人的综合技能，包括指挥、作曲、录音技术、音乐产业等领域。

学院的录音工程与科学系主任周小东副教授说：“去年我的选修课除了本校的15名学生，也迎来三名在职人士。他们有的是音乐教师，有的从事声音工程行业，年纪最大的已经40多岁，学习热情却不输年轻人。”

在疫情影响下，很多表演团体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大力支持下，走向展演数字化的道路，也让录音和后期制作等专业人才供不应求。CET课程的设立，为周边行业的人士提供宝贵的进修机会。在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，周小东依然与他们保持联系，相互分享行业内的资源与心得。

兰斯基说：“CET课程并非在疫情下应运而生，很早以前我们就在着手准备，只是在疫情下这个需求变得突出。其实，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从事非音乐专业却对音乐抱有热忱的人，我认为这份热忱不该被浪费掉。”

在兰斯基的设想中，杨秀桃音乐学院欢迎来自各行各业热爱音乐的人报读CET课程。他们各自的经验与专长，为音乐协作提供无限的可能，CET课程则为他们提供音乐教育资源和实践想法的土壤。通过累计CET课程的学分，修读者最终可以获得音乐领导硕士学位（Master of Music Leadership），该项目的更多信息将在今年下半年公布。

兰斯基说：“通过CET课程，我们将杨秀桃音乐学院打造成一个艺术俱乐部，把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召集在一起，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碰撞。”

杨秀桃音乐学院一直积极地为学生提供教学和工作机会，目前有26名校友在学院担任全职或兼职教职，包括作曲系助理教授陈长毅，指挥系兼职讲师连汶华、郑逸杰，钢琴兼职教员冼思恩，小提琴兼职教员陆凯源等。如果算上伴奏员、职员和实习岗位，共35人。

据学院透露，接下来学院还会聘请红点巴洛克乐团和罗弄男孩（Lorong Boys）担任驻校乐团，他们当中大多数演奏家都是本校的校友。

## 期待未来的一切可能性

面对即将回到家乡开启的新生活，兰斯基不介意用“ABA结构”的奏鸣曲式形容人生。

他说：“就像奏鸣曲式有呈示部、发展部和再现部，也许我已经步入人生的再现部。但是，在很多经典的奏鸣曲式作品中，比如莫扎特歌剧《魔笛》的序曲，再现部虽然重现开篇的主题，却依然有着十分精彩的变奏和惊喜。我欢迎并期待未来的一切可能性。”